

吴浩坤
陈克伦 主编

文博研究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浩坤
陈克伦 主编

文博研究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号

文博研究论集
吴浩坤 陈克伦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22,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ISBN 7-5325-0999-0

G · 24 定价: 3.90 元

序

当前，文化界众多的人士颇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是：今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或者说，中国文化发展的理想的前途应该如何？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当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由于立场之不同，观点之不同，或者由于价值取向之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各各相异。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本着一个目标，即促进社会进步，促使国家富强的目标；大家都本着一种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探讨，去研究，我想总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的。

探索人类社会的未来，展望人类社会的前途，没有别的更为有效的办法，也没有别的更为可靠的办法。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研究人类的过去，从人类已经经历的过程中探索出一个大致的规律，或者用更为形象些的语言来表达：去寻找出一条大致的轨迹，然后循着这一条轨迹去依稀地辨认出人类今后所要走的路。

人类将要走的未来的道路不可能是一条清清楚楚地标明了路标的笔直的康庄大道。相反，这将是一条需要人们边走边去探索的道路，也许这是一条弯弯曲曲掩埋在丛林杂草之中的羊肠小道，需要人自己去走出来的道路。

然而，尽管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预测我们未来的道路，但是，

我们仍然应该尽可能地去把握住前进的方向，尽力争取能够比较顺利地走向我们的理想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用中国人民传统的语言说：实现“大同”社会。

研究过去，展望未来。这就是我们编写这本论文集的根本目的。我们聪明勤劳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物质文化资料；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民族，编撰了那么大量的连续不断的系统的历史著作。这是我们的幸运，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众多的文字史料。这么丰富的物质的与文字的史料，为我们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的过去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在正确的哲学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地研究这些历史资料，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想，我们总是可以对我们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的，从而也就有助于我们去探索出一条比较易于行走的前进道路。

然而，现实的情况并不是如此地简单。

近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评论，争论颇为激烈。有人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更有相当多的年轻朋友试图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今日社会中的现实价值。当然，也有一些人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少数人甚至试图全盘肯定它在今日中国与世界中的现实价值。

我认为“全盘”终究未免有点太绝对化了，我历来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亦然如此，不必“全盘”地肯定它，亦不必“全盘”地否定它，按照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实际作用，给予正确的评价。至于如何看待它对今日社会的现实价值，那末还得以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是否有益于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为基本准绳。

要知道，既然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文化，那么它在社会中的

巨大影响是不可能轻易地把它去除掉的。不管你是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你都得接受它。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因势利导使它适应于社会发展、社会前进的需要。这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当然，所谓传统文化，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文化的传统也是会变化的，如果人们有意识地促使它向某一个方向演变，只要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话，它也是会变化的。而且，久而久之，也会逐渐沉积下来，成为一种新的传统，给予社会以巨大的影响。

从各个方面，从各个角度，认认真真地研究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从中汲取精华，清除糟粕，弘扬其优秀的成分，促进中华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我们的愿望，本着这一愿望，我们希望这一册小小的文集能够为这一伟大的事业添加一块砖石。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事业如此困难的时刻为我们出版这一册文集。

庄锡昌
于复旦大学
1990.6.7.

目 录

- 序·····庄锡昌 (1)
- 读《殷墟甲骨历劫记》·····胡厚宣 (1)
- 甲骨卜辞所见商代出师礼仪·····高智群 (14)
- 殷代手工业及其装饰艺术·····【美】李济著(朱顺龙编译) (31)
- 商周用爵制度的提出及初步研究·····张持平 (42)
- 古玺印考释四篇·····裘锡圭 (79)
- 《竹书纪年》的发现年代及其学术价值·····吴浩坤 (89)
- 土耳其托布卡比宫中国藏瓷记略·····汪庆正 (111)
- 画者民之情性
- 读张浦生著《青花瓷画鉴赏》·····梁白泉 (119)
- 明洪武朝景德镇瓷器研究·····陈克伦 (123)
- 元代为法门寺印施的《普宁藏》·····柏 明 (163)
- 中国绘画的文化意义·····陈 江 (177)
- 敦煌壁画一瞥
- 试析唐代社会生活画·····彭神保 (196)
- 方从义生平事略考·····石建邦 (213)
- 历代钱币著录综论
- 兼论钱币学的演变特征·····马新华 (226)

蒙东、辽西地区辽墓分期与分区初探·····	彭 柯 (254)
传统博物馆学研究向现代博物馆学研究的转化	
——八十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	
八大变化·····	陆建松 (278)
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整合·····	杨志刚 (291)

CONTENTS

Hu Houxuan

On "Record of the Plunders—undergoing of the Oracle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in the Waste of Yin"

Gao Zhiqun

The Troops—dispatching Rites of the Shang Dynasty in the Oracular Inscriptions

Li Ji (Translated by Zhu Shunlong)

Crafts and Their Decorative Arts of the Shang Dynasty

Zhang Chiping

An Elementary Study of the Jue—using System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Qiu Xigui

Textual Researchs On Ancient Seals(Four Pieces)

Wu Haokun

The Discovery of "Zhu Shu Ji Nian" and its Academic Value

Wang Qingzheng

A Brief Record of Chinese Porcelains Stored in the Topkapi Palace of Turkey

Liang Baiq uan

Paintings that Reflect the Peoples' Feelings

--O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Painting Appreciation" by Mr. Zhang Pushen

Chen Kelun

Study on the Jingdezhen Porcelains in the Hongwu
Reign of Early Ming Dynasty

Bai Ming

The "PutNing Zang" Published for Fa Men Temple
in the Yuan Dynasty

Chen Jiang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Chinese Painting

Peng Shenbao

A Survey of Dunhuan Murals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Life Paintings of the
Tang Dynasty

Shi Jianbeng

An Elementary Study of Fang Congyi Life

Ma Xinhua

A Study of Numismatic Literature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Peng Ke

An Elementary Research of Dividing the Liao Tombs
in the West Liaoning and East Nei Monggol by Their
Periods and Regions

Lu Jianshong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Museology Research
to Modern Museology Research

Yan Zhigang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s Discipline

读《殷墟甲骨历劫记》

胡厚宣

殷墟甲骨文字，自从1899年王懿荣首先辨认开始，迄今已经整整90周年，1989年9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安阳殷墟博物院发起，在安阳举行“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因而使我想起了1988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的王德恒同志所写的题为《殷墟甲骨历劫记》的那篇连续刊载的长文。

王德恒《殷墟甲骨历劫记》一文，刊1988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从6月21、22、23、24、25、28、29、30，到7月1、2、5、6、7、8、9日，连续登载15天，每天1节，共15节。长篇巨著，洋洋大观。文章认为从1898到1988，“殷墟甲骨走进学术界整整九十年”，这与我们所了解的有所不同；在文章里面，又提了我的名字，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仔细读了一遍，觉得内容通俗，文笔流畅，但有些地方，却与事实不尽相符，愿提出来与王同志及读者共同讨论。

第一、王襄、孟定生并非在1898年就看到了甲骨。

《历劫记》一文第二节（6·22）说“那年（一八九七年）……范寿轩带着一些古董又来找我王襄了，闲聊时范寿轩说起了‘龙骨’。……王襄……去找临近朋友孟定生……他听了‘龙骨’的情况，也十分感兴趣，‘我想这龙骨，可能就是古代的简册，是用

龟甲兽骨刻制的。”

又说“第二年(一八九八)十月间的一天,范寿轩仆仆风尘地赶到天津王家。……‘我这次就是给你送龙骨来了,请你屈驾到我下榻的西门外马家店去一趟,货在那里’。……王襄找来孟定生,两人相偕出西门到了马家店。范寿轩的大伙计李茹宾从一只小箱子里取出龙骨,王襄、孟定生接过几片仔细察看,只见骨版大小不一,多是乌龟腹甲,上面用刀刻着细小工整的文字。”

是《历劫记》以为潍县估人范寿轩来天津,向王襄谈起龙骨,在1897年。范寿轩带来龙骨,在1898年。

但据王襄自己的著作,则范寿轩谈起龙骨在1898年,带来龙骨在1899年,《历劫记》却把它提前了一年。

王襄《题易稽园殷契拓册》说,“范估售古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光绪戊戌冬十月也。翌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①

又《簠室殷契》自序说,“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始。潍友范寿轩售古器物来言,河南汤阴出古版,中有文字,征询吾人,欲得之否?时有乡人孟定生共话,极怂恿其往购,且言欲得之。孟氏意,此骨版为古之简策也。翌年十月,范君来,告以得古骨版,期吾侪到彼寓所观览。彼寓西门外马家店。店甚简陋,……炕敷苇席,群坐其间,出所谓骨版者,……所见大小不一,……字出刀刻。”^②

又《题所录贞卜文册》说,“前清光绪己亥年,河南安阳县出贞卜文,是年秋,潍贾始携来乡求售。巨大之骨,计字定价,字偿一金。”^③

又《亡弟雪民家传》说,“殷墟出契文之年,在清光绪戊戌。翌年,潍贾范寿轩携之来津,乡人孟定生、马景含及余家兄弟见之,惊为千载瑰宝。”^④

又《题宝契小象》说，“惟昔己亥秋之季，潍贾创获甲骨文。至今小屯侯庄地，宗庙陵寝溯有殷。五十余年积发现，十六万版数纷纭。”^⑤

是王襄本人，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都以潍县贾人范寿轩来津讼言所见，是在光绪戊戌即1898年，而潍贾携骨求售，则在戊戌之翌年即1899年。这与《历劫记》所说，是完全不同的。

《历劫记》错把年代提前了一年，这并非小事。前几年，曾有人写文章，一反过去王懿荣开始辨认甲骨的学说，说“甲骨是天津人发现的”，^⑥如果真像《历劫记》说的那样，那就为“天津人发现”甲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可惜这一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王襄、孟定生在1898年，并没有看到甲骨。天津人最早发现甲骨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第二、甲骨卜辞字与字之间，并不曾嵌有过石绿。

《历劫记》第二节(6·22)还说，“王襄掏出手巾轻轻拂去骨版上的尘土，禁不住‘噢’了一声，原来这块骨版在刀刻的字里行间还用硃墨填镀；在孟定生摩挲的另一块骨版上，字与字之间竟嵌着石绿，那是珍稀名贵的宝石啊！”

说“骨版在刀刻的字里行间，还用硃墨填镀”，这话是对的。

甲骨文字的涂饰，有硃有墨，还有深浅不同的赭色。早年甲骨学者像罗振玉、董作宾、容庚、闻宥等，都曾注意过这一问题。美国人皮其来作《中国卜骨涂色之显微分析》一文，白瑞华作《卜骨中之颜料》一文，且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和讨论。我有《殷墟一二七坑甲骨文的发现和特点》一文，^⑦其第五节《卜辞刻文之涂饰》，又专门对殷墟第1至9以及13次发掘所得甲骨卜辞中涂饰问题，作了专题的论述。

但说“另一块骨版上，字与字之间，嵌着石绿，”则与事实不符。“石绿”大概就是所谓“松绿石”，甲骨卜辞的刻划中有涂

硃涂墨及各种深浅不同的赭色，但卜辞文字中绝无镶嵌松绿石者，说“字与字之间，嵌着石绿”，更是不对。字与字之间是空白，空白的骨头，怎么会镶嵌松绿石呢？

殷代骨刻文字，确有镶嵌松绿石者，据我们所知，仅限于骨版上之记事刻辞，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宰丰骨刻辞”（佚 518）、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所藏之“虎骨刻辞”（最早发表于怀履光的《骨的文化》）及《殷契佚存》（1933）著录黄浚旧藏今不知所在的另一“宰丰骨刻辞”残片（佚 426）及“壬午隻白兕”残片的记事刻辞而已。惟“宰丰骨刻辞”和“虎骨刻辞”所嵌松绿石，已经脱落，只留一点点痕迹。只有“壬午隻白兕”残片刻辞，其镶嵌松绿石之痕迹，还能清晰可见。

但卜辞文字刻划中，尚未见有嵌松绿石之例。而且“字与字之间”的空白地方，更未见有嵌松绿石者。

第三、王懿荣的甲骨，并没有全部卖给了刘鹗。

《历劫记》第五节（6·25）有一段文章说，“‘太好了’听了刘鹗的话，王翰甫如释重负，‘先父临终前千叮万嘱说，谁要是识得龙骨是个宝贝，便把龙骨转让给他。龙骨是先父心爱之物，我也不敢随便撒手，您见识不凡，又是我家恩人，这龙骨归了您，也算了却先父一桩心事’。说完，令人搬出装龙骨的箱子，把钥匙交给了刘鹗。”

这话也许是根据刘鹗《铁云藏龟》（1903）的自序所说，“未几，义和拳乱起，文敏遂殉难。壬寅（1902）年，其哲嗣翰甫观察所藏，清公夙责，龟版最后出，计千余片，予悉得之。”

以为王懿荣殉难后，其甲骨全部归了刘鹗，其实不然。1961年6月11日上海《文汇报》，就登有这样的一条消息，“著名金石考古家王懿荣后代王福重将一批家藏刻辞甲骨献给国家”。我闻讯后，曾于6月20日亲往天津文化局、参观并摹写这一批甲骨，

共计355片，片大字多，十九皆未见著录，现归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保存。

王福重系王懿荣幼子王崇焕字汉章之长女，即王懿荣之孙女，在天津从事教育工作，系全国政协委员。

闻王懿荣另一孙女，即王福重之妹王福庄也收藏有其祖父王懿荣旧藏的甲骨一批，约100片左右。王福庄人在美国，甲骨今不知所在。

但其中有两片，曾赠与其业师方豪。解放前，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与方豪同事，曾借来加以墨拓。其拓本著录在郭若愚的《殷契拾掇》(1951) 464及465，标题是《王懿荣旧藏甲骨文字》。其464片，又曾著录在胡厚宣的《甲骨续存》(1955)上编72、73、74。其465片，又曾著录在唐兰的《天壤阁甲骨文存》(1939)第91片。又曾著录在胡厚宣的《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第2119片。

解放后，方豪去台湾，在1955年，也曾写过《王氏旧藏两胛骨补记》一文，刊《大陆杂志》10卷8期。

这些王懿荣旧藏的甲骨，就都没有归于刘鹗。

第四、方法斂和明义士都不会拓印甲骨。

《历劫记》第八节(6·30)说，“后来库寿龄和方法斂把他们摹写拓印的一部分甲骨文出版了，题为《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

事实上，《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是方法斂摹，白瑞华校印的。所谓“二氏藏”，是指两人所藏的甲骨。至于摹写，则是方法斂一人所为，不能说“库寿龄和方法斂把他们摹写”云云。还有说方法斂“摹写”是对的，说“拓印”就不对了。因为《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本来是方法斂所摹写的摹本，并不是拓片。

同样的问题，《历劫记》第十一节(7·5)说，“至一九二八

年左右，明义士总共收藏甲骨三万五千片，占当时总出土量的三分之一，他从中精选出二千三百六十九片拓印出版了”。

事实上，明义士精选他所收藏的甲骨 2369 片予以出版的，是指《殷虚卜辞》一书，这书是1917年出版，并不是1928年。关于明义士收藏甲骨的数字，他自己在《殷虚卜辞》一书自序中说有50000片，现在找到下落的在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有5100片，在国内南京博物院有2369片，在故宫博物院有20364片，在山东博物馆的有3668片，国内外合共31500片。^⑧说他收藏有 35000 片，现在也与事实不符了。

还有明义士《殷虚卜辞》一书，也是手写的摹本，并不是“拓印”，明义士本人不会墨拓，许进雄代明义士整理编辑的《殷虚卜辞后编》(1972)一书的拓本，据明义士自己说，是请北京琉璃厂的技工代拓的。

第五、罗振玉并不曾派王国维等人去汤阴卫辉等地探访过甲骨。

《历劫记》第九节(7·1)说，“罗振玉……向好友和学生王国维说道，龙骨出土在汤阴，他是听刘鹗说的，刘鹗是听古董商们说的。……‘这样吧，你和振常去一趟，有消息后写信告诉我’。王国维点头答应了。……王国维罗振常来信了，信中说，他们在汤阴县查访了二十多天，探了七八处上古废墟，龙骨的消息却一点儿也未探到。”

又说，“龟甲兽骨……出土地点是在河南卫辉，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商朝都城朝歌附近。……罗振玉再次派人前往卫辉探查出土的确切地址。可是，一年过去了，派出的人又两手空空地回来。”

可是遍读罗氏之书，及罗氏后人关于罗氏生平的论著，从来就没有派人前往汤阴和卫辉去探查甲骨出土的事情。

罗振玉派人搜购甲骨的事情是有的，那是既从古董商人范兆庆处探知甲骨出土实在安阳小屯之后，才几次派人去安阳搜购甲骨的。一次是1910年他在八卷石印本《殷虚书契前编》自序说，“宣统庚戌(1910)夏，……顾是时所见甲与骨才数千，巾笥所藏，才七八百耳。好之既笃，不能自己，复遣厂友祝继先狄良臣大索于洹水之阳，先后所见，乃得二万枚，汰其贗作得尤异者三千余。”1913年四卷影印本《殷虚书契前编》自序说，“因遣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一次是同书说，“(1911)复命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又再倍焉。”此次采购，罗振常作有《洹洛访古游记》，^⑨ 详记其事，共获甲骨13000余片。

但是就从来没有看到罗振玉派人去汤阴和卫辉访查甲骨出土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几次为搜购甲骨派人去过安阳。至于王国维，不但没有去过汤阴和卫辉，而且连安阳也不曾去过。

第六、罗振玉询知甲骨出土地方，并非得自赵执斋的外室。

《历劫记》第十节(7·2)考“罗振玉再勘龙骨源”，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罗振玉拿出三十两银子递给圃成，道‘赵执斋有个外室，住在西直门，她父母开了爿小杂货店。我着人打听清楚了，姓李，店的字号是惠仙老店。你去她店里买东西，想法套近乎，那姑娘会喜欢你的。你只要见机行事，把赵执斋收购龙骨的地点套问出来，我会重赏你的。’喔！原来罗振玉是想让自己勾引赵执斋的姨太太，这样，既然打探出甲骨出土地点的秘密，又给赵执斋戴了顶绿帽子，以报一箭之仇。圃成毕竟年轻，满脸绯红。罗振玉忙又苦苦相劝，圃成终于答应去试一试。几天之后，圃成回来报告说，‘让我打听出来了，赵执斋的龙骨全是从河南安阳小屯收来的。’”

这个故事很有趣，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们想是完全靠不